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七六回 殺風景惡客試尊拳 棄塵寰佳人悲薄命

只說卜侍郎聽了賽金花的說話，越發暴跳如雷的道：「你這個東西近來著實的放肆！你在別人面上放肆也還罷了，如今竟在我面前都敢這般放肆起來，這還了得！最可笑的，無影無蹤的平空講出這般混話，倒說我自己心上明白，我今天定要請教教教你，究竟是什麼話兒？」賽金花聽了卜侍郎一番說話，把以前的事情竟是一筆抹煞，只氣得目瞪口呆，一時連話都說不出來。停了一停，方才冷笑道：「倪來浪別人面浪，倒才是客客氣氣格。獨有來浪耐浪末，就是推扳點也嘸啥希奇。耐阿記得，跪來浪地浪叫總統憲太太格辰光，倪對仔耐是那哼樣式，阿是忘記脫哉？」

卜侍郎聽了雖然面上紅了一紅，卻假作不懂他說話的意思，別過臉來對著那幾個朋友說道：「你們聽聽他講的，都是些什麼亂七八糟的，我簡直不懂他講的是些什麼話兒！」賽金花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唔篤做官格，大家才靠天老爺來浪照應。

倪吃把勢飯格，也靠仔天老爺來浪照應。一個人有仔良心，總歸有好日子格。做仔格人嘸撥仔良心，是勿局格嘍！耐說出實梗格閒話來，耐良心到仔陸裡去哉？倪倒要洗清仔眼睛，看看耐格位卜大人那哼格升官發財！倪是嘸啥希奇，總歸靠仔天老爺過日子。耐卜大人要扳倪格差頭，隨便耐去那哼末哉！」卜侍郎聽了賽金花的說話，一句緊似一句，來得甚是鋒芒，知道說他不過。想要打掉他的房間，又怕被人知道了風聲不雅，要想找句話兒出來扳駁他，卻又一時找不出來。

剛剛這幾個朋友裡頭也有知道卜侍郎這件事情的人，明知道說來說去一定說不出什麼好話，便拉著卜侍郎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今天大家都在氣頭上的時候，從來相打沒有好手，相罵沒有好口。你們兩個好幾年的老相好，那裡真有什麼一定過不去的事情，有什麼話明天再講就是了。」賽金花瞪了卜侍郎一眼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勿說起老相好格句閒話，倒還勿要去說倪。說起仔老相好格句閒話來，格末真正叫枉空！」卜侍郎被那幾個朋友拉著往外便走，也就將機就計，回過頭來對著賽金花說道：「你自己小心在意，不要撞在我的手裡頭就是了！」賽金花氣到極處，那裡還管他什麼侍郎不侍郎，高聲答道：「倪等好來裡，耐有啥本末，來末哉！」

卜侍郎還要說話，卻被那幾個朋友不由分說，推推擁擁的拉著他一哄出去。賽金花連送也沒有送，卜侍郎真恨得咬牙切齒的，發誓要想個法兒收拾他。偏偏事有湊巧，也是賽金花運遇遭迤，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。賽金花院中本來有兩個討人，一個叫金紅，一個叫銀翠。這個金紅，恰生得□分狡滑，一味的巴結賽金花，巴結得賽金花□分歡喜，把他就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一般，一切貴重的東西都交給金紅一個人掌管。這個銀翠，卻剛剛和金紅生得反了一個意見，不但不肯奉承，而且性情生硬，就是見了客人也每每要排牆倒壁的任意衝撞，賽金花心上本來很不願意他。

就是這個銀翠，見賽金花把個金紅這般的抬舉，把自己卻這樣的冷淡，兩下比較，未免有些相形見絀的地方。

這一天，有個在銀號裡頭管帳的山西客人，到賽金花院中來擺酒請客。剛剛賽金花和金紅都出條子去了，沒有回來，只有銀翠在家，身上有些寒熱，睡在牀上沒有出來應酬。那客人不知道他生病，要去拉他起來，銀翠不肯。那客人本來也是個蠻牛一般的人物，那裡有什麼憐香惜玉的心腸，見銀翠不肯起來，只說他有心慢客，心上生氣，一定要叫他起來。自己跑過去，不分好歹生生的把銀翠拉了起來。銀翠心中大怒，著實把他衝撞了一頓。那客人受了這番沒趣，不覺得老羞成怒起來，跳起身來，伸出巨靈一般的手掌對著銀翠的左邊頰上「呼」的就是一掌。銀翠不及提防，只聽得「拍」的一聲，粉嫩的臉上早現出五個指印，紅了半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銀翠還沒有回身，右邊臉上早又是「呼」的一掌飛來。銀翠一連受了兩掌，又羞又痛，又氣又怒，不覺掩面大哭起來。一面哭著，一面罵著，只說：「你要打，索性打死了我，不敢打的就是個畜生！」那客人那裡忍得住，再要奔上去打時，卻被一班娘姨、大姐大家攔住，七張八嘴的解勸，大家鬧作一團。

正在鬧得沸反盈天之際，幸而賽金花出局回來，連忙上前把那客人勸住。那客人還氣得亂嚷亂跳，只說銀翠得罪了他，定要賽金花打他一頓，方才肯罷。賽金花聽了，知道這件事情銀翠沒有什麼大不是，又知道他身上有病，不肯打他。禁不得這位西老兒一味的和賽金花混鬧，死也不肯干休，逼得賽金花沒奈何，只得把銀翠叫了來，當著那客人的面，輕輕的打了幾下，又淡淡的罵了幾句，那客人方才罷了。

那裡知道，這個銀翠平空被那客人打了兩下，正在有冤沒處伸的時候，不想賽金花又當著那客人的面，把他打了幾下，一腔冤忿，無可發洩。想著流落風塵，將來終究沒有好好的結局，平日之間既不得賽金花的歡心，今天又受了這樣的一番奇冤極枉，越想越氣，就萌了個短見的心腸，悄悄的取了一合生鴉片煙吞了下去。一霎時芳魂渺渺，豔魄悠悠；閨苑雪消，高堂雲散。燈昏柝死，香銷離恨之天；月黑風淒，春冷芙蓉之府。等到賽金花院中的人知道銀翠吞了生煙，大家手忙腳亂的想要施救時，早已脈息停斷，直僵僵的挺在牀上，嗚呼哀哉了。

賽金花慌了手腳，想要私自殮埋，不想左右鄰居的那些班子裡人，都與賽金花家不合，嫌他奪了生意。如今聽得他出了人命，不由分說，竟去坊官那裡報案。坊官聽得賽金花家出了命案，心中大喜，知道生意來了，便差了幾個差役，跑到賽金花那裡去和他打話，要想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槓。賽金花起先已經答應了一千塊錢。

在坊官的意思，拿了他一千塊錢，也就罷了。倒是有幾個老年的差役，見賽金花答應得這般容易，大家要想他的好處起來，攬撥著坊官一定要他一萬塊錢。賽金花那裡肯出？坊官想要嚇他一嚇，便逕去報了刑部，刑部照例差官相驗。在坊官的心上，原說就是報了刑部，也沒有什麼大事，只要哄他多出幾個錢，原可以撕擄得開的。

不想刑部裡頭剛剛正有一個賽金花的冤家卜侍郎，虎視眈眈的在那裡候著，正想要尋賽金花的事情。如今聽得他院中自盡了一個妓女，喜得直跳起來，哈哈大笑。

連忙和刑部尚書壽少山壽尚書、盧英之盧尚書說了，只說賽金花逼良為娼，凌虐至死，要重重的辦他。盧尚書和壽尚書聽了他的話兒，自然授意司官叫他從嚴辦理。

一霎時風行雷厲的認真起來，把銀翠面上的傷痕，只說是賽金花打的，頓時把賽金花提到刑部監禁起來。這個時候的賽金花，直嚇得膽裂魂飛，手足無措。沒奈何，只得叫金紅到幾相識的京官那裡去，求他們想個開脫的法兒。又備著許多的銀錢禮物，去走刑部堂官的門路。那一班刑部司員，知道賽金花是塊絕大的肥肉，大家都掂著腳兒，仰著頭兒，希冀發歸自己審問，好大大的發一筆財。

隔了一天，裡頭傳出消息來，說壽尚書要把賽金花一案發交雲南司承審。大家聽了，知道這個雲南司主事白熙泉白主政，是壽尚書的門生，心上又羨又妒，便大家約齊了，到白主政那裡去賀喜。白主政也得了消息，心中大喜，便邀了那班同寅，到四喜新班花旦喜鳳寓裡去吃飯，猜拳行令，直鬧了一個通夜方才回來。

不知怎樣的，這件事兒傳到壽尚書和盧尚書的耳朵裡頭，壽尚書大怒道：「我並沒有把這賽金花一案發交雲南司的意思，這個消息是那一個傳出去的？」當下查問了一回，也查問不出什麼來。盧尚書和壽尚書便傳齊了全部司員，大加申飭，只說你們當了刑部司官，責任很重，該應怎樣的矢廉慎，方才是個道理。怎麼你們聽得賽金花一案發交雲南司承審，你們都到雲南司去和他賀喜？這承審案件是何等的事情，難道你們都把審案當作利藪的麼？若真是這個樣兒，那還成個什麼體統？

一班司員受了堂官的申飭，一個個都諾諾連聲，不敢開口。依著盧尚書的意思，定要奏參幾個以儆效尤。還是左右兩堂出來和他們緩頰，盧尚書方才罷了。卻為著有了這樣的一來，不便把賽金花的一案隨意發交司員審問。一班司員大家都把這個賽金花當作個頭等的美差，究竟發給那一個的好呢？盧尚書和壽尚書等商量了一回，學著吏部掣籤選官的法兒，把一班司員大家都聚在刑部堂

上，叫他們掣簽為定。掣出簽來，卻是浙江司掣著了，便把賽金花發交浙江司承審。卜侍郎又授意浙江司主事叫他重辦。虧得這位浙江司主事洪小連洪主政狠有些風骨，不是那一味巴結上官的人，暗想卜侍郎一個堂堂的刑部堂官，要重辦一個妓女，有何難處？卻要暗中授意於我，做個間接的交涉，這是個什麼道理？不要他別有什麼隱情罷？正是：

鮫宮蜃氣，樓台之變幻無窮；覆雨翻雲，世態之炎涼何極！

《九尾龜》第□一集已經告成，還有許多事實以及全書的結束都在第□二集中出現，看官們休嫌滯滯。這樣的五月炎天，讓在下做書的調冰雪藕、沈李浮瓜的歇息一回，再來演說給諸公聽何如？